

办公室三个人，老张，大林和小王。三张桌成三角形。

三个人都抽烟。每天早晨一上班，三个人总习惯先抽烟聊天。烟是轮流发，一圈一圈又一圈地抽着，时间就过得特别快。老张烟次，话也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抽着小王或大林扔过来的烟，听他俩抽。三个人在一块儿坐着，话题就随着烟气顺嘴往外蹦。

昨天下班前，小王和大林为工作的事闹了点矛盾。下班时两个人堵气走了，谁也不理谁。老张看到劝谁都不好，就没作声。心想两个人逗鸡惹狗，明天来一哈哈就过去了。

今早八时，三个人鱼贯进了办公室。老张照例先泡好茶端着暖手，等小王或大林散烟开吹。没有动静。大林坐着，茶不泡，烟没拿，翻着昨天的报纸来回看。老张注意到他的目光停留在报缝的“患者福音”上。小王倒摆自学考试课本，人却坐不住。一会儿在书上划拉几下，一会儿又站起来溜一圈。老张疑惑不解：这是咋啦？就等着大林，小王先开腔。还是没动静。只有大林翻报纸的“哗哗”声和小王来回走动的“嗒嗒——嗒嗒”声。

八点半。老张实在忍不住了。“清晨第一口，清香可口”。可昨天剩下的几颗烟早被老伴没收了，说是“戒了烟和酒，活到九十九。”老张的嘴巴因为没能叼上烟，不住“叭叭”着来回舔，似乎有“嘴巴里淡出鸟来了”的滋味，耳朵也寂寞耐，素日里听惯了两人闲话，突然安静下来，耳朵似乎成了多余的摆设。老张的嘴巴和耳朵长时间地憋着，心里忐忑不安起来。他看到大林手里的报纸已撒在一边，左手手指头依次在桌面上敲着细微的、

零散的鼓点，右手食指在鼻子上嗅了又嗅。那根指头经烟气的熏陶已近似于烟丝的颜色。小王呢，眼睛在书上瞟着，手在兜里摸了好几次，却并不掏出来。老张明白了：噢，昨天吵两句，今天就不好意思搭腔，真没出息。他想打破僵局，在上一摸，才想起“烟火早断”，话也就不好出口。

看着快九点了。老张想两人为了芝麻事情顶了牛，何必呢，都在一块儿呆着，谁跟谁呀！就挖空心思想办法调解他俩和好。正巧小王有事出去了。大林忙摸出烟，来，张师，抽一支。”老张苦笑接着住，显得迫不及待。嘴上却说：“大林，三十九了，

## 绝招

(小说) 文/刘章建

还跟小孩一样？！有什么意思。”大林干笑两声，火就伸过来。两个人刚凑一块儿，门外传来脚步声。大林忙把烟丢在烟缸里。想想烟缸昨天刚倒过，又捡出来压在报纸底下。老张先是莫名其妙，继而反应过来，想到自己没带烟，就想着藏了好些。可又没地方藏，只好揣在兜里。刚收拾完，小王就进来了。老张看看小王，觉得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却又没想出一个好办法说和大林和小王，竟有些懊悔自己没带烟。屋子里马上又冰冷得一潭死水。隔一会儿外面有人喊大林，大林就出去了。小王看门关上，如失重地掏出烟，讨好地递给老张。老张有些生气了：怎么回事，屁大点事，搞成这样！就摇摇头。小王又让了老张说：“小王，年轻人，火气盛，吵几句嘴过去了就

算了，何必再往心里去！”小王似是即非地点点头掏出打火机，烟刚接上火，门一响，大林进来了。小王忙把烟夹在手里，装做没事人一样。空气又绷紧成一根弦。

时间在欢快地跳跃着奔跑。三个人的办公室却越来越冷得人坐卧不安。突然，老张“哎呀”一声，把烟头丢在了地上。大林、小王同时跃起，冲向老张。老张有心脏病，这种情况不是没出现过。大林扶住老张，冲小王骂道：“快，上衣兜！”小王知道老张随身带有胃药，一摸，摸出一把东西放在桌上，挑出一个瓶子，倒出几粒药……两个人一阵忙乱，老张清醒了。

几乎同一时刻，三个人都看见桌上摆着三支烟。“轰”一声笑了。于是，三个人又恢复了往日的气氛，三个人的头顶又飘起缕缕青烟，三个人就沉浸在烟气里友好地谈笑。老张望着大林，小王神侃，心里直笑：鬼儿子的，害得老子装病一场！

新作点评 这篇小说看似没有意思，细读却颇有思想。其一：都在讨论下岗，为什么下岗？是工厂领导无能产品卖不出去？我和职工上班在干什么大有关；其二：老张费尽心思患病调解大林和小王的“矛盾”，确实用心良苦。这番精神气可贺可嘉。但若老张用此心血在工厂业务上，岂不裨益大矣？用短短千余字以标准的短篇小说的结构和手法写出了一个“大问题”，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小说”的借鉴？



月上月城 李海军

风还没来的时候，天空异常明朗。太阳晃晃地耀耀，温吞吞和暖；天碧蓝碧蓝的闪光，就象沟注一望无际的青草地；洁白的云散成了朵，一朵一朵悠悠地走，不急亦不慌。

辍学的孩子手持着长鞭，他站在沟畔甩出一闪一闪的弧线，一声脆亮的鞭响，白色羊群哗地洒下了注，就象天空的白云散成了朵，一朵一朵悠悠地走，不急亦不慌。

孩子的眼睛眯成了弯弯的弧，他凝视着天。

天上也有白山羊，天上的白山羊就是一朵一朵的云。天上的那个牧羊的孩子呢？那个懒散的孩子他是站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天边么？孩子想着低下了头。望着漫沟遍野的白山羊，弯弯的弧线成了一双双眨巴的眼。

孩子终于想得有些困了，他打起了盹。迷迷糊糊中他觉出胳膊酸疼地凉，就象父亲把他从学校拉回来，鞭梢在他头顶划过时那种冷冰冰的凉。他一惊，睁开了眼，竟有两颗泪珠滑过腮。

风来了，风从遥远的山豁豁里猎猎地吹来，天空的云急急地跑，远远的迷雾处有雷声轰隆隆地响，闪电象阳光下的鞭梢迸出刺眼的亮弧。孩子的白山羊也在惶惶地跑，咩咩地叫。他心慌慌地溜下了山注，那两串美丽的鞭响，把白山羊群赶上了注，赶进了牧羊人躲雨用的破窑洞。

白雨哗哗地下，阳光却依然地照着，一线一线的雨丝，真象五彩缤纷的金丝，织成一张美妙神奇的大网。孩子望着呆呆的。

白雨过去了。太阳还是晃晃的耀耀，天洗蓝洗蓝的明朗。白云一朵一朵悠悠地飘。

风停了，空气清爽地润喉。草洼里挂上了无数水珠，象太阳洒落的碎银闪闪耀眼。孩子赶出了羊群。他嗓子发痒，想唱，却没有唱出来。望着天空那白云一朵一朵悠悠地飘，白云一朵一朵悠悠地飘，闪电就是风甩响的鞭响，风就是那个刚才不知躲到哪儿去了的天空的牧羊孩子。他现在又躲到哪儿去了呢？莫非是跟着太阳老师念书去了？

辍学的孩子有些激动。他后悔自己没有带本书来，“叭”，一声脆亮的鞭响，他赶着白山羊群走上了回村的路。

回村的黄土路悠悠长长。

墙上的枯苔活了  
翠柳上的黄鹂  
又在啾啾鸣叫  
一步一步爬上  
门前的葡萄树  
“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哪”  
“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

一尾肥圆红鲤从窗外  
跳进儿子的浴盆  
美丽的黄昏就来到了  
孩子  
尽情捧起这盆红浪吧  
看这夕阳  
就在你的小腿间  
钻来钻去

我拾回了那支  
遗失在冬天的  
儿歌

一个春天的故事 陈海潮

小幽默  
进步  
一位正在进餐的顾客对服务员说：“怎么搞的，我在红烧牛肉里怎么找到了一块橡胶轮胎。”

“没办法，先生！”服务员耸耸肩说：“这是进步的标志，汽车代替了牛马……”

住院经验  
儿科病房里的两个病儿在谈论自己的住院经验，其中一个问：“你是外科病还是儿科病？”

“我意思是你来这里之前不舒服，还是到这里后使你舒服的？”

妻子问丈夫：“穿了这种衣服，看上去年轻些吗？”

丈夫老老实实地答道：“是的，昨天我和你出去，我的一位朋友指着你说悄悄话：‘你是我的什么长辈？’”

流行服  
一位穿着时髦的女士参观牧场：“呀！这些牛怎么都看着我呢？”导游解释说：“这是你穿红衣服的缘故。”女士更奇怪了：“难道牛在乡下，也知道我穿这件衣服今年很流行吗？”

五爹  
五爹年轻时当过扁担客，走街串乡卖过瓷器。后来又当过脚户，专做驮炭生意。农闲时，他就赶着牲口，翻两条沟到炭科去驮炭。他把驮回来的炭子坐在院子里，坐得老高老高，把窗户都堵死了。到入冬时，他又赶着牲口驮着炭，翻两条沟到邻县去卖。听老人说，五爹每次去驮炭，总要在驮炭上加一条炭口袋。翻沟上坡时，因为坡陡牲口驮不动，他总要把炭口袋揭下来，搭在自己肩膀上。时间长了，五爹的腰弯了，他的腰不是向前弯，而是向后弯，左肩比右肩高出许多，走起路来总是一颠一跛，大老远就能认出来。

五爹不识字，也不会算帐。每次卖炭时，他总要同行的脚户替他算帐。脚户们开玩笑说，我们算不了，还是回家让你老婆算吧！五爹老实木讷，五娘却聪明过人。五爹平时在村巷里打了豆腐，赚了油，赚了盐，总要回家让五娘算帐，算清了他才出来付钱。

五爹在伯叔弟兄中排行第五，其实是我唯一的亲叔父。五爹的名子叫二女。我小时候对他的名子好奇怪，明明是个大男人，为啥叫二女？我去问母亲，母亲说：你祖母先有了你父亲，本想再要个女儿，没想到又生了一个小子，就把你五爹叫了二女。

我的祖母二十九岁时，病死在群狼的獠牙利爪之下。那年五爹不满周岁，正在吃奶，我的父亲也只有十一岁。祖母死后，祖父灰了心，四处游荡。父亲把五爹寄养在一户亲戚家，去给财东家当长工。每当有了一点好吃的东西，父亲总要抽空给五爹送去。直到后来父亲娶了我的母亲，才把五爹接了回来。

父亲成家之后，就到耀县城里一家皮坊当伙计去了。第二年便是民国十八年大年，母亲领着五爹在乡下以野菜和树皮充饥，实在没有东西可吃时，母亲带着五爹回了娘家。娘家没有亲戚，外祖母待我的母亲十分刻薄。有一天，外祖母对我的外祖父说：你女儿白白白白，还领来个野小子，那干粮吃完了，吃你呀！母亲听了这话，拉着五爹离开了娘家。

母亲回村后，才知道家里的房子被我的祖父卖了人家。老家没了立足之地，外祖父牵着一头毛驴，把我的母亲送到了耀县。母亲走后，五爹整天哭着要找娘，祖父只得把他送到了耀县。人说长兄比父，老嫂比母，我的五爹就是我的父母亲一手拉扯大的。后来，父亲为五爹娶了媳妇，买了牲口土地，让五爹回乡下老家种地去了。

多亏为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五爹死后，我的父母亲哭得很伤心。我想，五爹和我的父母亲虽然一生受苦受难，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但他们之间的手足之情，是我们这些晚辈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捡到一分钱  
诗 文/渔木

被风席卷唱过且不衰这支老歌  
那枚硬币在中华的角落里，闪闪发光  
照耀那个时代的花朵纯洁而美丽

我唱着这支歌走进课堂  
现在我把这支老歌传唱给我走进课堂的孩子  
让一种纯洁之美扎根他心灵。如今  
在马路边闹市以及公园绿草坪

只要我的心灵能腾出一小块地方，不再受琐碎事务的纷扰，一缕阳光便徐徐洒在我的窗内。我简陋的小屋晶莹剔透，显得高贵而充满了情韵。我的整个身心就沐浴在阳光和快乐之中了。那是在思念朋友时而滋生的一种感觉。

任何一个朋友的名字，都是一份耀目的光焰。我如思想——我更容易想起一条古老的法国谚语——人生无友，恰似生命无太阳。朋友是一个幸与不幸的涸涸，是一个光明与黑暗的界碑。它几乎可以做为快乐、幸福、充实、完满与否的一个评判标准。

我的经历和体验告诉我，即使生活和命运把我放逐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放逐在远离朋友的地方，但它们永远不能剥夺我交出热情的热情。荒凉的现实和卑陋的环境也不能使我失去对生活所持的乐观态度和向上的信心，因为我活在朋友们的中间。幸运多架的乔治·桑就如此快乐地说过：朋友不仅是一个人的快乐之源，而且是一种力量之源。我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开始坚定不移不移是仰仗了朋友的鼓励和支撑。

——人一旦打败了出来，就开始唱那首《找朋友》的歌谣了。从生到死，我那么漫长的一生，你掐指算算，又能找到几个真正的知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曹湜在鲁迅文学院给我们讲课时曾经感慨万千。老人家神采飞扬，饱含激情，同时又流露出些许的落寞和惆怅。我把目光投向窗外，不得不掩埋一下自己的情愫。朋友获之不易，弥足珍贵；既然拥有，就一定要好好珍惜。当时，我告诫自己。

大千世界，灯红酒绿。酒足饭饱的人儿掩饰不住的幽深寂寞，就是缺乏朋友的一种标志。那些在困境中苦苦挣扎而痛苦不堪看不到希望和光明的人儿，同样是朋友匮乏的一种标志。知己难觅，于是许多“伪”友便应运而生。文友、票友、酒友、茶友、股友……似乎我们这个万紫千红，并不缺少温暖的友

室内的阳光  
(随笔) 文/安武林

情。事实上，那些栽了、赔了、完了、算了的朋友都是因为“朋友”的缘故。

儿时找朋友，清静，玩得就成；学子找朋友，容易，聊得来就行。年轻气盛时，总有许多可以快乐的方式供以选择，又不重视寻找真正的朋友。身处逆境，渴望朋友帮助；步入坦途，又会把朋友搁置一旁。人们对朋友的理解和认识总是随着环境和地位的变化而变化，从来没有一种持久的甚至永恒的想法。对于那些一生没有几个朋友的人——这样的人为数众多，我无法想象他们的生活状态。人性的蒙昧和悲哀完全是由人造成的，完全怨不得别人。我们只能告诉自己交朋友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但永远无法教他怎样才能交到一个朋友。

……培根、蒙田、萧伯纳、泰戈尔、纪伯伦……这些伟大的先知先觉者们，他们对友谊的注释浩如烟海，已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充满阳光和快乐、鸟语和花香的道路。就连开朗豁达罗和达芬奇这样一生相互攻讦和不屑的人儿，在达·芬奇去世后，米开朗基罗都忏悔自己过分与后悔之本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机会而扼腕叹息，我们有何理由白白浪费我们的大好机会。种种原因妨碍和制约着我们，或自尊、或矜持、或理智、或自卑、或不屑……使我们相互戒备而不能坦诚相见。我们的生存里充满着寒冷和阴暗、孤独和寂寞完全是我们自身造成的。

没有生死之劫，难以体悟生命的可贵；没有朋友的滋润，我们很难获得和体验和更多的快乐。当我思念南地北朋友的时候，我从没有意识到时空的距离，似乎他们一直是室内的阳光，只不过我被尘世和琐事纠缠而没有领略这份温暖罢了。我很庆幸，朋友的问候和祝福依然能绵绵不绝地落在我的案头上。目光掠过那些熟谙的信函，我如同迎阳光一样充满神圣感和自豪感。

我的室内落满了阳光，我的目光又落在了一句德国的谚语上——良友在身边，地狱变天堂，生活还有什么不可以忍受的呢？

我的母亲是个容貌丑陋的乡下女人。刚刚懵懵懂懂时，我就知道丑了。我不同母亲一块儿上街，喊在田里劳作的母亲回家时我只是很快地跑到她的身边，低低朝她喊一声，便飞快地独自一跑开了。别家的小孩，都让母亲拉着小手送到学校去，但我不会，我拒绝接送。我知道很多个夜晚，下了夜自习，我一个人沿着漆黑的街巷走，身后那个远远跟着我的黑影，那不紧不慢的一串脚步声就是母亲。但我还是假装不知，我怕突然走到一盏路灯下，让别人窥见我有一个丑不忍睹的母亲。

因为丑，自卑形影的母亲向来都是孤独和寂寞的。她不走近亲戚，不待人如潮如流的集镇上去，她从不高声说话，总是一个人不声不响默默地在家务和田间地头之间。母亲很爱看戏，但她很少到戏场去，就是仗着夜色去了，也是不声不响地远远坐在角落里，而且往往是走得最早走得最迟的一个。她没有看过一场完整的戏，不是没听到开场的锣声，便是没看到煞尾的好戏。回到家里，就靠父亲那笨拙的口舌给她地地补完一场戏。因此在镇上，母亲像是一个难以被人看到的幽灵，许多人都把她渐渐地淡忘了。

临近大学毕业的那年夏天，我的女朋友晓杰固执地要同我去乡下见我的家人。我百般阻挠无效，只好忐忑地硬着头皮领着她回了乡下的老家。

推开家的木门，母亲正坐在院子里搓洗衣服。见我回来，母亲慌手慌脚地站起来。女朋友见了母亲的模样，一时怔住了，我尴尬地红了脸，尴尬地撒谎说：“这是我的大婶。”我见母亲一怔，微微地一个咳嗽。但母亲什么也没有说，强装镇定地朝我们笑笑，便把我们引进了屋子。那两天，晓杰一个劲地问我母亲，我左遮右拦，眼看就要露出马脚来，母亲忙帮我掩饰说：“他妈走亲戚去了，要好几天才能回来，我是替他们家照看一段儿门户的。”母亲笑着说完，就

偷偷扭身出去了。我看见母亲在墙角偷偷地擦了一把眼泪。

我在城里结了婚，只给家里草草写了一封信。母亲接信后，给我们汇来了一千元，汇款单的留言栏上，留下几个黑点。我想，这可能是我母亲欲言又止吧。一千元，虽然对于城里人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靠卖粮米挣钱的乡下人来说，已经接近天文数字了，捧着那张汇款单，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母亲，虽然在留言栏上你没说一句话，但我已深深感受到了您的祝福。

妻子分婚前一个月，一天，楼下的邻居转给我一个很重的包袱，他说这是一个乡下妇女送来托他转交给我的。我忙问他送包袱的女人是什么模样，他比划划了半天，并说了一句：“很丑的一个老妇人。”他说，那个老妇人在楼下转了老半天，把包袱托给我说她说急着想，就匆匆走了。

哦，我的母亲！

回到家里，我打开包袱，全是花花绿绿的童衣童帽。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放声痛哭了一场。我告诉妻子说，那个我曾说是我大婶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她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搭车转车赶到这里来，为了儿子的容颜，竟敲门而不入，留下她给儿子和未来孙子的满心慈爱，连儿子的一口水也没有喝。

妻子也哭了。

妻子说，她其实早就知道那“大婶”就是我的母亲。“她一点也不丑，她比许多女人都美，她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妈妈！”

妻子让我一定回家把母亲接来，“我们不仅要大大方方喊她妈，还要陪她去大街走走。”

妻子说，

哦，母亲！

双喜儿在公司当了五年，上个月被解雇，原因是，这几年全市装饰业发展迅速，公司没效益，其实，经理也有些舍不得裁他，认为这个小伙子虽然是个打工的，但人老实，技术也不错，要裁的人太多，留谁不留谁呢？留他的话，本市的那些合同工要打破头的，没办法。

今天，公司通知双喜儿下午去结账。

毕竟是在这儿干了五年的，双喜儿对公司有了感情，老远望着高高的公司大楼，心里就有回家的感觉。

还没进公司大门，一抬头，看见材料仓库旁边的小库房，卷起一阵浓烟，火舌缭绕。天！着火了！仓库里存放的都是一些易燃物资，一碰到这火，那还得了！仓库后边紧挨着家属区、学校……

双喜儿来不及再想下去，飞快地从大楼后边往火点跑。

烟火中，人声鼎沸，经理正在那儿组织人们救火。有人用灭火器，对着烟，滋滋地响，他觉得灭火器喷得不对，应该再开得大一点，冲进屋里去救，那样才能喷到火点上。还有的人用扫把在那儿不紧不慢地拍打，那根本不象救火，象打孩子屁股。双喜儿不知公司人今天这是怎么了？救火应该感到

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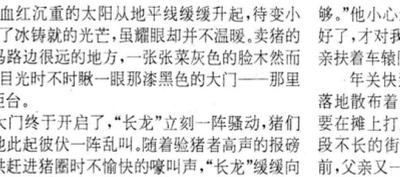
谁？那是谁？他怎么进去了？快叫他出来！

经理喊得吼吼地大喊：烟火中，大家都不知道那冲进去的是谁，那屋子里燃烧的烟是有毒的，大家一起喊，出来！

双喜在屋里没摸着油桶，只有几只燃烧的旧轮胎，他在烟火里不要命地东奔西跑，又滚又扑，好不容易才把火弄灭了。

大伙冲进屋去，七手八脚地拖出救火器来，一看，原来是已经被解雇的双喜儿，看他那黑鼻黑眼的，大家都乐了！噢，我们这是搞消防演习，你干什么呢？

经理擦擦汗，对双喜儿看看，没笑，十分认真地说：双喜，你明天还到公司来上班吧。



争先恐后 柳欣

年关卖猪  
(散文) 文/马福林

天亮了，血红沉重的太阳从地平线缓缓升起，待变小变白时，便有了冰铸就的光芒，虽耀眼却不温暖。卖猪的队伍延伸到马路边很远的地方，一张张灰黄色的脸木然而沉重，冷峻的目光不时瞅一眼那漆黑的大门——那里面有磅秤和柜台。

漆黑的大门终于开启了，“长龙”立刻一阵骚动，猪们也凑热闹似地此起彼伏一阵乱叫。随着猪倌们高声的报磅声和猪们被哄进猪圈时不愉快的嚎叫声，“长龙”缓缓向前移动，轮到卖猪时，太阳已到头顶，猪被赶到猪圈的瞬间，我心里突然涌起丝丝怜悯之情，那显然是些没有言语的畜牲，来世上一遭，挨冻受饿历尽折磨，最后还要拖着饥饿的肌肤，提前走到生命的尽头，把身躯献给比它们更饥饿的人类，我怎能不为它们的命运悲哀呢。

父亲让我把车子拉一边等等，他去结账，大约一刻钟后，父亲踉踉而来，手里拿着一沓零票，喘喘地说：“唉，喂了一年多，才卖了二十几元钱，不够劳神钱。”末了又用粗糙的手颤颤悠悠地数了一遍说：“二十几元，连账都不